

〔英〕伯特兰·罗素 著



西方的智慧

—— 从社会政治背景对西方哲学所作的历史考察



商务印书馆

XĪ FĀNG DE ZHÌ HUI

西 方 的 智 慧

[英] 伯特兰·罗素 著

温锡增 译

责任编辑 程孟辉 王希勇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

ISBN 7-100-01282-1/B·180

1999年3月第1版

开本 787×1092 1/16

199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字数 350 千

印数 3 000 册

印张 20

定价:120.00 元

西方的智慧

—— 从社会政治背景
对西方哲学所作的历史考察

〔英〕伯特兰·罗素 著

温锡增 译



商务印书馆

1999年·北京

Bertrand Russell

WISDOM OF THE WES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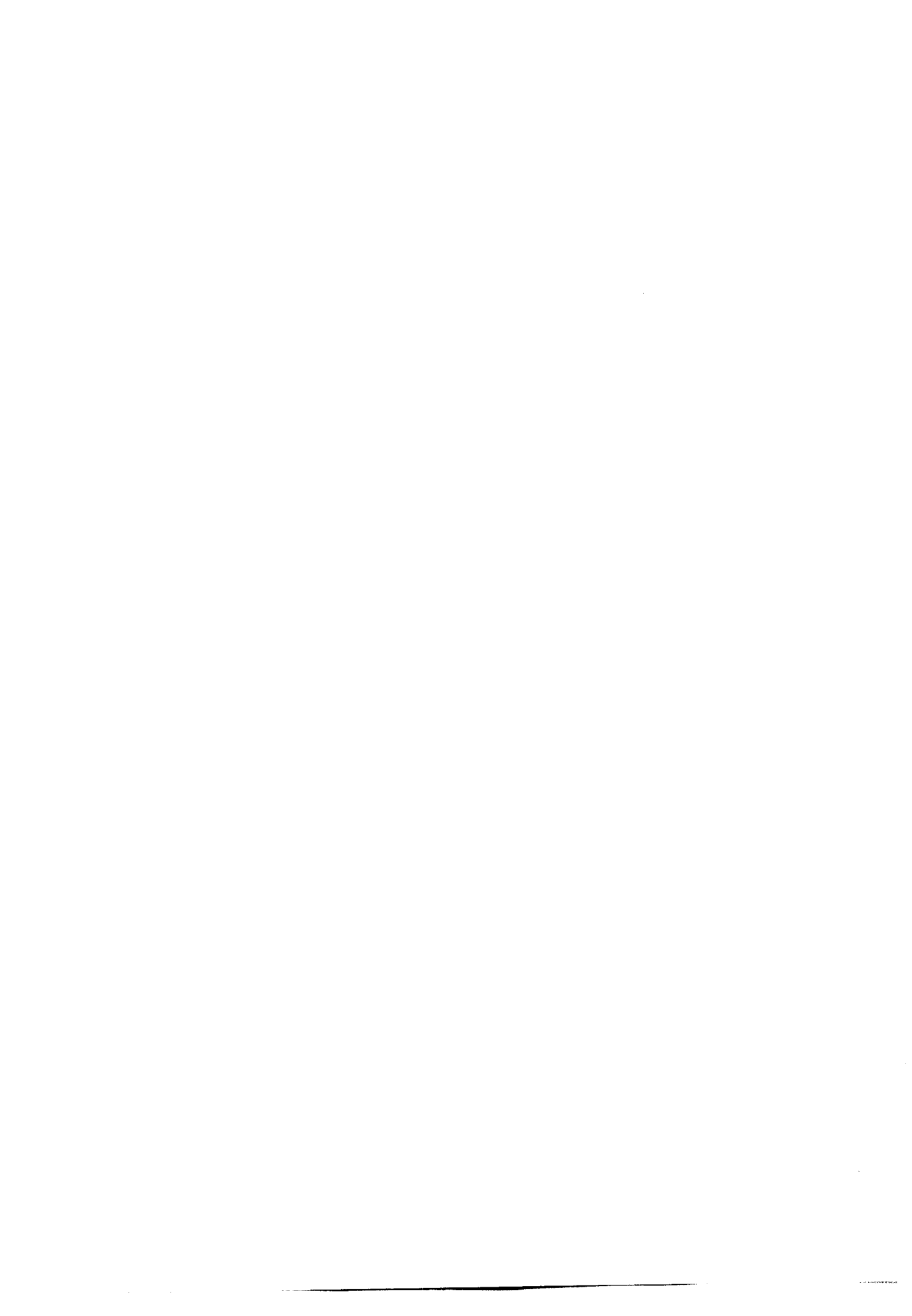
Doubleday & Company, Inc. Garden City New York, 1959

本书中文版由英国卢德里奇出版公司授权出版

目 录*

序	5
引言	6
苏格拉底以前	10
雅典	48
希腊精神	102
早期基督教	122
经院哲学	142
近代哲学的兴起	170
英国经验论	210
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	230
功利主义及其以后	260
现代	284
结论	310
Index	314
Illustrations	317
译者后记	321

* 中译本的页码基本对应于英文 1959 年版的页码。——编者注



序

亚历山大里亚诗人卡里马卡 (Callimachus) 有过这样的话：“一部大书就是一个大的祸害。”大体上我倒同意这种看法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如果我不揣冒昧把此书呈于读者之前，那是因为这本书之为祸害是微乎其微的。虽然如此，我仍须特别加以解释；因为前些时候，我曾写过一部书，和本书的题材是一样的。《西方的智慧》却是一本崭新的著作，虽然若没有我的《西方哲学史》在前，本书绝不会出现，这是不用说的。

本书是想把自泰勒斯到维根士坦的西方哲学做一个概观，附带略述这段故事所从展开的一些历史情况。为帮助叙述，搜罗了一些人物、地方和文件的图片。所选这些图片，尽量来自图片内容所指的那个时代。最重要的是，只要认为可能，总是想法把普通用文字来表达的哲学思想变为图表，这种图表借几何图形的比喻，来传达同样的知识。这并不十分可靠，所以结果不总是很成功的。可是，似乎这种表现的方法是值得探索的。在可能的范围内，用图表来说明，还有一种长处，就是不受某种语言的束缚。

至于又有了一部哲学史出现，其情有可原是有两点可说：第一，简短而同时又相当包罗宏富的哲学史是不多见的。的确有许多哲学史范围更广，每一个细目占的篇幅比我的叙述要大得多。显然本书是根本不想和这些著作来竞争的。对于哲学这一门学科发生了浓厚兴趣的人，到时当然就会参考这些著作，甚至要去看哲学原著，也说不定。第二，当今专门研究愈趋愈烈，这使人忘记祖先在知识上所赐给我们的恩惠。本书之作，就是旨在对这种健忘，来一个还击。认真来说，整个西方哲学都是希腊哲学；割断我们和过去大思想家中间的连结。而喜作哲理的思索，是没有用处的。从前认为，一个哲学家对于无论什么都知道一些才好，这种主张也许是不正确的。哲学把一切知识都划进范围，不管这是否是对的，但是现下盛行一种见解，以为哲学家对于什么都无需乎晓得，这一种见解无疑是错误的，以为哲学“的确”是在1921年开始，或者总是在那不久以前，这样想的人就没有见到，当今的哲学问题，并不是忽然之间发生的，也不是凭空而来的。因为这个道理，本书对于希腊哲学，有比较长的论述。关于这一点，是无需辩护的。

叙述哲学史有两条路可走。一是纯粹叙述的哲学史，说明这一个人说过什么，那一个人受了什么影响。另一条路是叙述也带有一些批评的论说，为的是说明哲学的讨论，是怎样进行的。本书是采取第二条路。附带也可以说，读者慎勿因此误会，以为只因某一个哲学家的意见在这里找不到，就遽然以为这个哲学家是无足轻重的。从前康德说过，他不大怕有人驳斥他，他倒很怕有人误解他。我们应该先设法懂得了哲学家们是想说什么，然后再把他们搁在一边不迟。可是仍然不得不坦白承认，所费的气力，有时似乎和所获得的真知洞见，是不相称的。这毕竟是一个判断的问题，每个人不能不自己来决定。

本书题材的范围和论述，跟我的前一本书有所不同。新的材料颇得力于我的编辑保罗·福克斯 (Paul Foulkes) 博士。他帮助我撰写正文，很多插图也是他选的，并且设计了大多数的图表。目的是对于哲学家所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，给人以一个概观。如果看了这书，能够诱导读者研究哲学，更向前追求，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算达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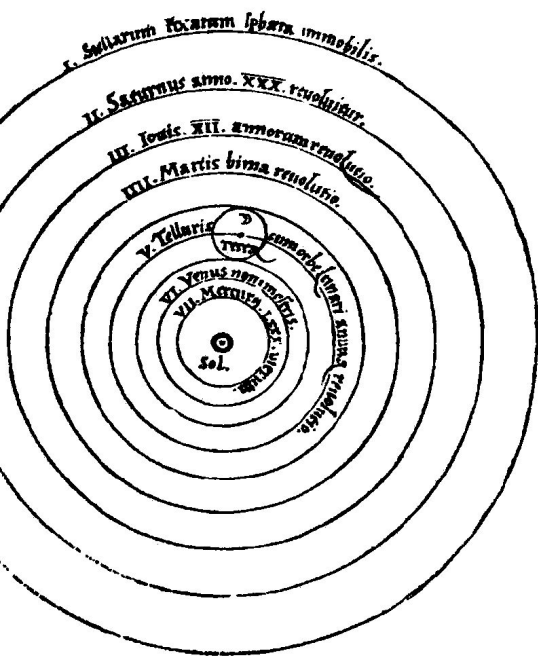
伯特兰·罗素

引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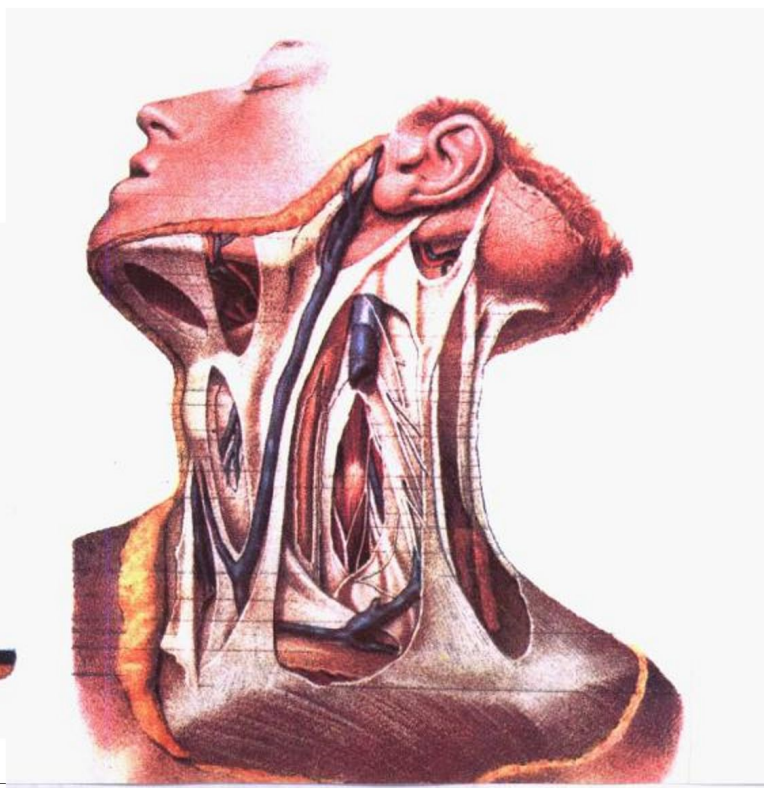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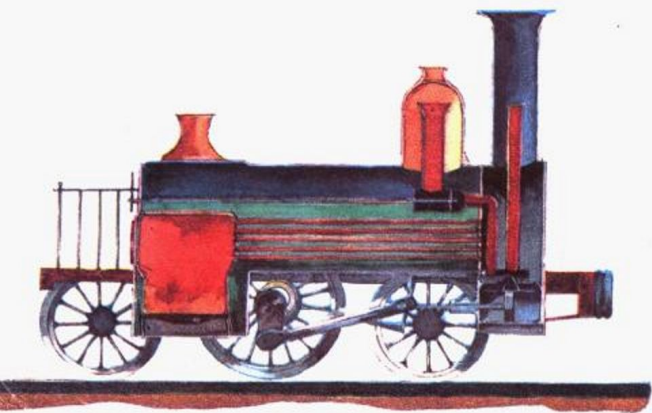
哲学家工作的时候，他们是在做什么？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问题，我们未尝不可以先说明他们正在做的不是什么，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外界有很多事物，我们是懂得相当清楚的。请以蒸汽机的运转为例。这是属于机械学和热力学的范围。此外，关于人体的构造和机能，我们也有大量的知识。这是解剖学和生理学所研究的事项。最后请看我们所熟悉的星体的运行。这是属于天文学一类。所有这些界限清楚的知识碎片，不是属于这一门科学，就是属于那一门科学。

但是知识的所有这些领域，都和周围的一个未知界相邻接。我们来到边界区域或边界以外的時候，我们就从科学走到悬想揣测的范围。这种揣测的活动是一种探索，这就是哲学的若干因素之中的一种。本书下文还要讲到，各种科学都是从这种意义的哲学探索开始的。一旦一种科学站稳了，除了边缘问题和方法问题，这门科学就多少是独立进行。但是那个探索历程，却不是这样向前进。它只是继续下去，找个新事来做。

同时，我们必须把哲学和别的各种臆测加以区别。哲学本身根本不是想解决我们的困难，也不是想超度我们的灵魂。正如希腊人所说，哲学是一种带有观光性的大胆的尝试，是为尝试而尝试，没有别的目的。所以在原则上是任何种教条、仪式、神的问题都没有的，固然个别的哲学家自然也许变得极为独断。对于“未知”，本来有两种态度可以采取。一种态度是接受别人的意见，那些人根据书籍、神秘、或灵感的其他来源，断定他们对于事物有所了解。另外一种办法是，亲自出



科学研究已知的事实，
哲学是思辨臆测之学





去观察,这就是科学和哲学所走的道路。

最后,我们可以注意哲学的一个特点。如果有人问数学是什么,为论辩起见,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字典上所下的定义,如说数学是研究数目的科学。在相当程度内,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辩的,而且很容易为发问的人所了解,虽然他是不懂得数学的。对于包含明确的知识的一门学科,都可以这样来下定义。唯有哲学则不能。哲学的任何界说都是有争论的,而且其中已经具有一种对哲学所持的态度。若欲知道哲学究竟是什么,唯一的办法是从事于哲学的思索。说明以往人们如何从事于此,是本书的主要目的。

有许多问题是深思的人们总不免要自问的。对于这些问题,科学却无法做出答案。力图独立思考的人,也不愿意信赖先知们所给的现成的解答。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问题,有时要解决这些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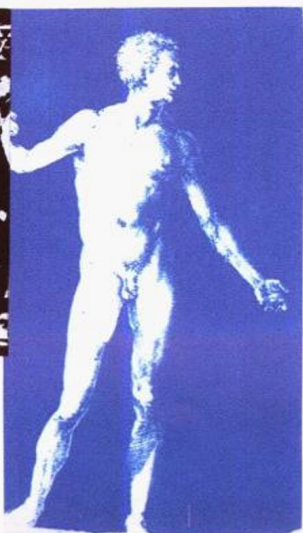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,我们对于自己难免要提出这一类的问题:如,人生的意义是什么?如果人生真有什么意义的话,世界有一个目的吗?历史的发展是走到什么地方去吗?还是这都是一些无谓的问题呢?

其次是这些问题:如自然界当真是被一些规律所支配吗?还是因为我们喜欢看万物有些秩序,我们才做如此想呢?还有,有一个普通的问题,就是,是否世界是分成性质不同的心和物两部分?如果是的,这两部分又如何彼此互相连属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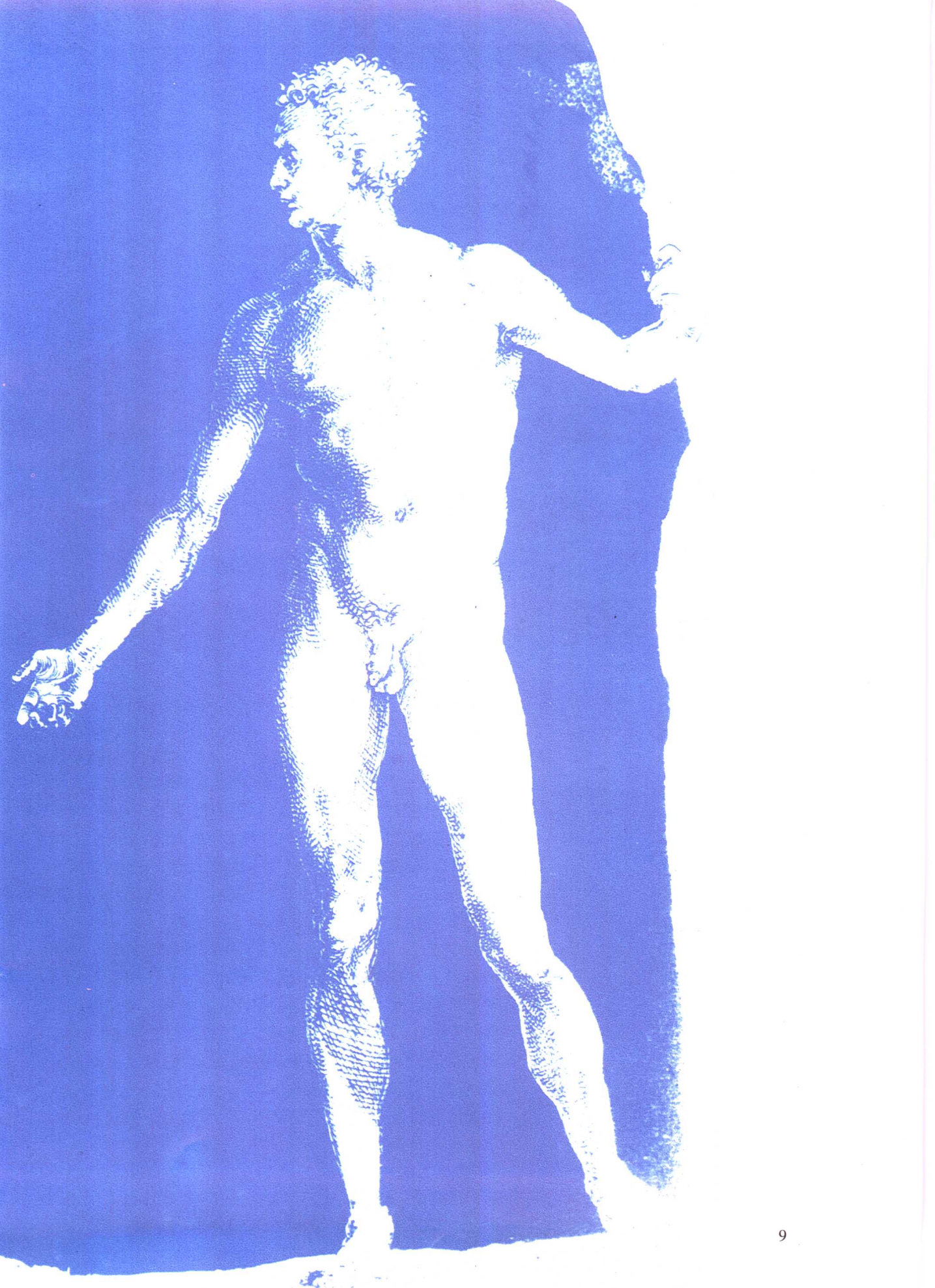
而且我们对于人又有什么看法呢?像天文学家们的见解,人是在一个微小无足重轻的行星上束手无策爬来爬去的一粒微尘吗?还是像化学家们所主张的,他是一堆巧妙地安放在一起的一堆化学药品呢?最后,还是像汉姆雷特之所见,人的心地高尚,能力无穷呢?还是也说不定以上所说,都是对的呢?

除此以外,还有关于伦理上善恶的一些问题。是有一种生活的方法是好的,另一种生活方法是坏的,还是不管我们怎么生活,都没有什么关系呢?果真有一个好的生活方法,这个方法是什么?我们怎么能够学着过这种生活?有所谓智慧这种东西吗?还是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智慧,而其实只不过是愚昧癫狂呢?

这都是一些难解的问题。我们不能在试验室里做试验,来解决这些问题。有独立精神的人,是不肯拿卖万灵药的人说的话做后援的。对于这样的人,哲学史供以可能给的答案。在研究这个困难的科目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从前别人对于这些问题有怎么一种想法。这样我们对于那些人,就有更进一步的了解,因为他们解决哲学问题的方法,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。结果,也说不定这能给我们指示出生活的道路,虽然没有获得广博的知识。



人是一个无能的侏儒呢?
还是一块泥土呢?
还是像汉姆雷特对他的那种看法呢?





位于诺撒斯(Cnosus)的宫殿；
在克里特，希腊文明之祖

苏格拉底以前

当有人提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的时候，哲学就开始了，科学也开了端。最先表示这种好奇心的人是希腊人。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哲学和科学，是希腊的发明。希腊文明的兴起，导致了这种心智活动的爆发。这个文明的兴起，是历史上的壮观事件之一，是空前绝后的。在短短的两个世纪中，希腊人在艺术、文学、科学和哲学中，有川流不息的杰作倾泻出来，使人吃惊。这些杰作为西方文明树下了楷模。

哲学和科学开始于纪元前第六世纪之初米利都(Miletus)地方的泰勒斯(Thales)。这以前有过一些什么事情触发了希腊的天才，使之有这种突然地开展呢？我们要竭力寻得一个解答。考古学自本世纪之初，有了长足的进步，有考古学的帮助，关于希腊世界发展的情形，我们可以连缀接合起来，得到一个明晰的说明。

在世界的各文明中，希腊文明是一个后进。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要早几千年。这些农业社会沿着大的河流成长起来，为神圣的国王、武人贵族和一个有势力的僧侣阶级所统治。这些僧侣统辖细密的多神宗教制度。大多数人民是农奴。

埃及和巴比伦都产生了一些知识,后来为希腊人所继承。但是都没有产生科学和哲学。究竟这是由于缺乏天赋的才能呢?还是由于社会状况所致呢?在这里提出这些问题,是没有益处的。没有疑问,这两种原因都有。重要的是,宗教对于心智上的探索,是没有什么增进补益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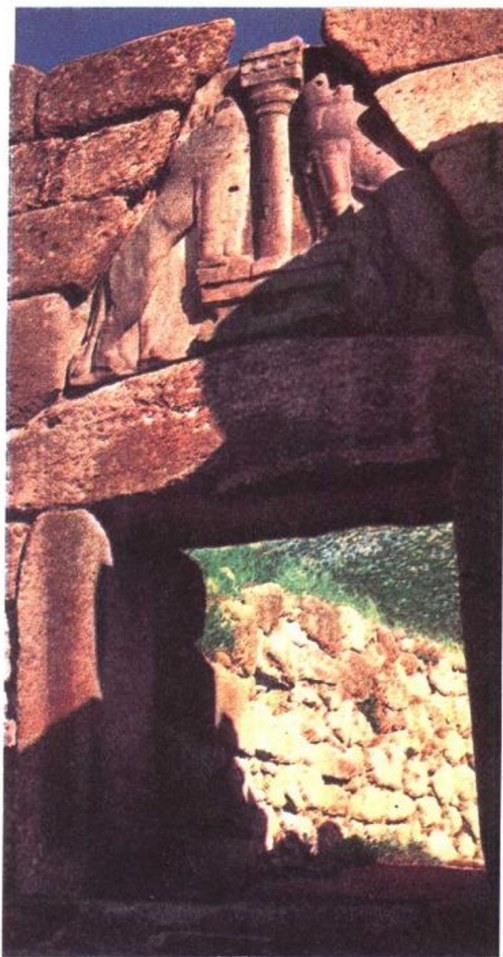
在埃及,宗教主要是关心来世。那些金字塔是丧葬的遗迹。为保证预测尼罗河的泛滥能够灵验,没有一些天文学上的知识是不行的。僧侣管理行政,就造出一种象形文字来。但是向别的方面发展,并没有伟大的才具遗留下来。

在美索不达米亚,伟大的闪族帝国代替了以前的苏美尔人。他们采用了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。在宗教方面,主要是关心现世的幸福。记载星体的运行,以及与此相关的应用巫术和占卜,其目的也都是在此。

在此稍后,商业社会就发达了。其中首要的是地中海的克里特岛的居民。他们的文明最近才为人所知。克里特人大概是从小亚细亚滨海的一些地方来的。他们很快就超过了爱琴海的各岛。约在纪元前三千年的中叶,又来了一批移民,这使克里特文明有了异常的发达。在诺萨斯和菲斯托斯,壮丽的宫殿建造了起来。从地中海的这一端到那端,有克里特的船只迎风行驶。

自纪元前 1700 年起,常有地震,火山不断爆发。这发动了克里特人迁徙到邻近的希腊和小亚细亚去。克里特的技巧改变了大陆人民的文化。在希腊,表示这一点最著名的地方是亚哥利特的迈西尼。传说那是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的统帅阿加迈农的故乡。荷马的史诗所称述的是对这一个迈西尼时代的追怀。约在纪元前 1400 年,克里特遭到了一次强烈的地震,这忽然终结了克里特的霸权。

在此以前,希腊本土吸收了两批接踵而来的入侵的人。第一批是爱奥尼亚人。他们约在纪元前 2000 年来自北边。他们好像是已经慢慢地被本地人所同化。三百年以后,又有亚奇人



狮门;在麦辛尼(Mycenae),在那里克里特的影响生了根



已知的最早的希腊铭刻,是来自塞拉(Thera)的一块第八世纪的石刻

的入侵。这一次他们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。迈西尼的支配者和荷马诗中的希腊人,大致说来,是属于这一个统治阶级。

克里特亚奇人在地中海处处都有贸易关系。纪元前1400年克里特的那次灾难,并没有把这个打断。约在纪元前1200年威胁埃及的那些“来自海上的人”中,就有克里特人。埃及人称他们为腓力斯特人。他们是最初的腓力斯人。而腓力斯人定居的地方巴勒斯坦这个名字,又是从腓力斯人这个名字来的。

约在纪元前1100年又有一次入侵。这次侵寇完成了自然的灾害未竟之业。在多利安人进犯的打击之下,整个希腊和爱琴海落于征城略地、强悍野蛮的流民之手。亚奇人在纪前第十二世纪之初,因为特洛伊战争,本已筋疲力竭,对于这一次的突击猛袭,是无力抵抗的。海上的霸权落到腓尼基人的手里。从此希腊有一个时期不显于世。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希腊人跟腓尼基商人学会了用闪族人的字母,又添上母音,加以补充。

希腊本部地势崎岖,气候险恶。国内为一些不毛的山脉所划开。溪谷与溪谷之间的陆路是难走的。各别的团体在肥沃的平原上发达起来。等到地方容不下过多的人口了,有些人就越过海洋,去创建殖民地。自纪元前第八世纪的中叶到纪元前第六世纪的中叶,西西里岛、南意大利和黑海的沿岸就有星罗棋布的希腊城市。有了殖民地,贸易就发达起来。因此希腊人和东方又有了接触。

多利安人以后的希腊,在政治上有过一些连续定期的变化,起初是王权。政权渐渐落到贵族的手里。其后是一个非世袭的君主或僭主时期。最后政权落到市民手里。“民主”照字面就是这个意思。暴政和民主从此就交互轮替。只要是所有的市民都能到市场上来集会,就有真正的民主,在我们这个时代,真正的民主,只有在瑞士的几个小州里,还残留着。

希腊社会的最早的又是最伟大的文学遗迹,是荷马的作品。关于荷马其人,我们不确实知道。有些人甚至以为后来有一些诗人都叫荷马。无论如何,两个荷马诗篇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好像是约在纪元前800年完成的。这两篇诗所歌咏的特洛伊战争,是在纪元前1200年稍后发生的。这样就是在多利安人以后,叙述多利安人以前的事,因此就有一些不一贯的地方。从这两篇诗的现在的形式看,两诗是始自纪元前第六世纪雅典的僭主排西斯特拉塔斯之逊位。更早一个时期的残暴的事,有不少已经为荷马说得温和了,虽然有些痕迹还存留着。这两篇诗确是反映一个解放了的统治阶级的合理态度。尸体是火葬,不是埋葬。我们知道在迈西尼时代就是埋



色雷斯人(Thracian)的神狄奥尼索斯(Dionysts),神秘与暴力的象征

葬的。奥林匹斯山的众神是一群吵闹的辛苦度日的主子。有宗教和没有一样。像殷勤待客等娇饰的风俗是牢固的。更原始的成分，如杀俘虏拿他们做祭品，确是偶尔突然出现，但是很少见。总的来看，宗教的情调是有抑制的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这象征希腊灵魂的紧张。希腊灵魂有其温良合理的一面，也有其本能难驯的一面。前者产生了哲学、艺术和科学，后者表现在与丰产仪式有关的原始宗教里。在荷马的诗中，这个成分好像很受到了控制。在此以后，尤其是和东方又有了接触的时候，这个成分重新显露出来。这个和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或贝克斯有关，他原本是色雷斯地方的一个神。传说中的人物俄尔甫斯发生了矫正这种原始野蛮状态的影响，俄尔甫斯据说是被崇拜酒神贝克斯喝醉的女人们所肢解。俄尔甫斯的教理有苦行禁欲的倾向，是着重精神上的狂喜神迷。但是这是希望达到一种“渴慕狂信”的状态，也就是与神合一，这样就获得了一种玄妙不可思议的知识，这种知识是用别的方法所得不到的。俄尔甫斯教用这种优美的形式对于希腊哲学有过深远的影响，最初是出现于毕达哥拉斯的哲学。他把俄尔甫斯教理加以修改，使之与他的神秘主义相合。俄尔甫斯教不合科学的一些成分，从毕达哥拉斯哲学走入了柏拉图以及许多别的希腊哲学家的思想。

但是更原始的一些成分甚至还残存在俄尔甫斯的传统中。这些成分乃是希腊悲剧的来源。在希腊悲剧里，得到同情的总是那些为烈情所激荡的人。亚里士多德说得好，悲剧是一种情绪的清洗净化。结果，希腊特性之所以能使世界一下改观，正是由于它的那两个方面。尼采称这两个成分为太阳神亚波罗的和酒神狄俄尼索斯的。二者之中无论那一个，都不能单独引起希腊文化的这种非凡的爆发。在东方，神秘的成分最占势力。使希腊人没有陷于这种东方的唯一的迷惑，其原因乃是因为爱奥尼亚的各科学学派的兴起。但是沉着冷静，正和神秘主义一样，是不能独力使心智方面发生变革的。所不可少的是对于真和美的一种热情的追求。看来俄尔甫斯教的影响正是给了那个观念。在苏格拉底看来，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值得记住的是，“学说”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最初是有些“观光”的意思。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用这个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一种强烈的好奇心，一心热衷于不计功利的研求，希腊之所以能在历史上获得无比的地位者在此。

导源于希腊的西方文明，是以一种哲学的与科学的传统为基础。这种传统二千五百年前开始于米利都这个地方。西方文明和世界其他伟大文明之间的区别就是在这一点。贯穿希腊哲学的主要概念是“罗格斯”(logos)。这个词有“字”和“度量”等涵义。这样，哲学的论述和科学的研究就密切地联系起来。由这个关系而来的伦理学说是，知识之中寓有“善”，善是不计功利的研索的结果。

奥林匹斯山神阿波罗，日光与理智的象征





哲学家问一些关于事物的条理的一般性问题

我们说过,提出一般性的问题是哲学和科学的开端。那么,这些问题的形式是什么呢?就广义来说,这些问题就是要在偶尔看来像是一连串偶然的事件中,找出一个秩序来。有趣的是,看一看,究竟秩序这个概念最初是从哪里来的。亚里士多德说,人是一种政治动物。人不能离群索居,而是生活在社会中。甚至在最原始的文明程度上,也不能没有一种组织。秩序这个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。秩序首先是社会秩序。自然界里有规律的变化,如昼夜的相继、四季的循环,毫无疑问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现了的。可是这些变化最初却是按照人的解释来理解的。天体是些神,自然力是些灵,都是按人自己的形像铸造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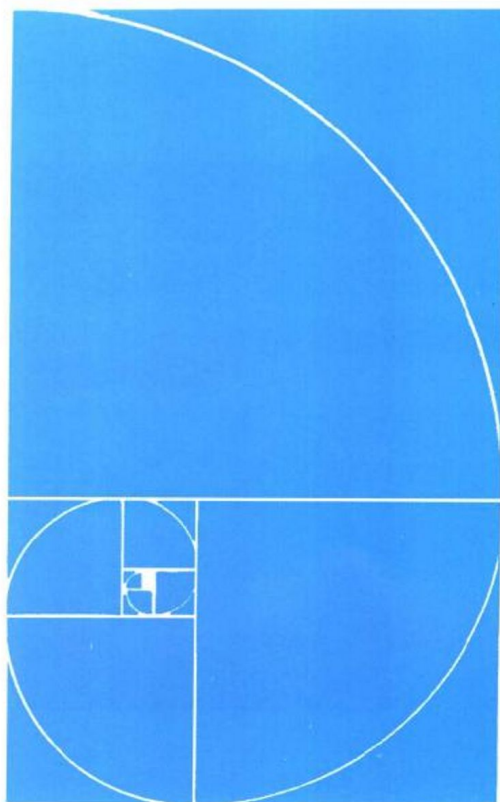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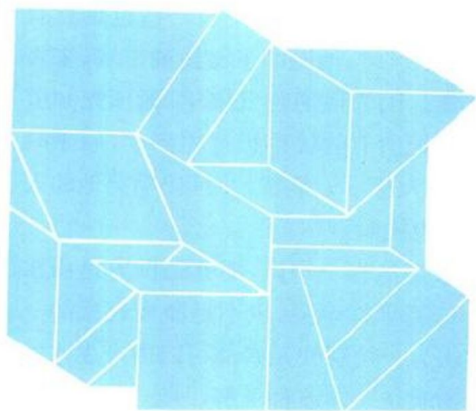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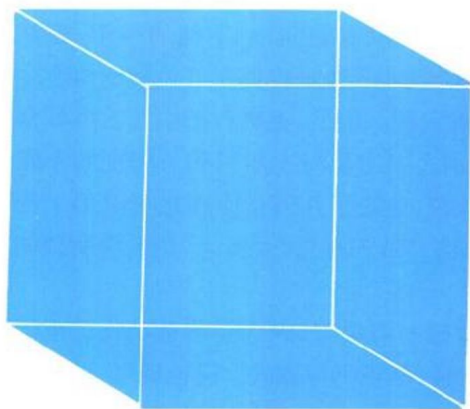
生存问题的意思首先是,人必须设法使自然力屈从人意。在能运用现在所谓科学来实现这一点以前,人是用巫术。构成科学和巫术二者的基础的总概念是一个。因为巫术是以一些严格规定的仪式为基础,来设法获得一些特殊的结果。其根据是认识因果律,有了相同的条件在先,就随之以相同的结果。这样说来,巫术是原始的科学。另一方面,宗教却起自一个不同的来源。宗教是从事逆着或不顾常轨,以获得结果。宗教是在不可思议的范围内起作用,这就不免废除因果关系。所以巫术和宗教这两种想法,很不相同,虽然在原始的思想中,二者是常混在一起的。

从团体参加的共同活动中,就产生出传达的方法来,我们称之为语言。主要的目的是使众人能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。所以这里的基本概念是协商、同意。除此以外,这也未尝不可以看做是逻辑的起点。逻辑的起源是,人把意思说出来,终于大家同意,即使不过是同意大家有不同的意见。当走到这种绝境的时候,毫无疑问,我们的祖先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。你一旦把你的对方结果了,他就不再反驳你。有时候采取另一个办法,就是用讨论来求解决,如果是想求解决的话。这是科学和哲学的路。关于这一点,自史前时期到现在,我们有了多少进步,读者可以自己判断。

希腊人的哲学在各阶段始终表明各种二元论颇占势力。采用不同的形式,这仍然是哲学家们所写和所争论的题目。所有这些二元论的基础是真和伪的区别。和这个区别有密切关系的是善与恶、调和与相争这两种二元论。其次是现象与实在这个二元论,这在今日仍然是很活跃。除此之外,我们有心和物、自由与必然等问题。更进一步是关于万物是一还是多、是单纯还是复杂等宇宙论上的问题。最后是纷乱与秩序、无限与有限这些二元论。

看一看古代哲学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,是可以增进人的知识的。也许有一派是主张一种二元论的一方面。另外一派随后就提出批评,并且采取相反的意见。最后就又有第三派加以调和,代替了原来的两种主张。黑格尔最初之有辩证法这个概念发展出来,就是注意到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的敌对学说的拉锯战。

这些二元论中有很多是彼此有若干关连的。但是我们姑且粗率简易地把他们分开,来说明哲学一向所讨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是什么。真伪是在逻辑中讨论。善恶、调和与相争这些问题,在表面上是属于伦理学。现象与实在以及身心问题可以说是知识论里传袭下来的问题。其余的一些二元论在不同的程度上是属于本体论(也就是关于存在的学说)。这些区分并不严格。事实上,如何打通这些界限,是更足以表示希腊哲学的特色。



宇宙是简单,还是复杂?
有秩序还是混乱?

